

史艷匪女



- 超绝匪星一枝花
- 新出马的女大神
- 蝴蝶迷真传
- 金丹女法师

女匪艳史

中国曲艺出版社

一九八八年 北京



B

19.139

责任编辑：吴海春

封面摄影：岳鹏飞

插图：于辉

封面题字：段成桂

女 匪 绝 史

中国曲艺家协会吉林分会编

中国曲艺出版社出版

(北京农展馆南里十号)

吉林省报刊零售公司发行 延边大学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毫米1/32

字数244,000 印张11插页2

1988年6月第一版

1988年6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0:—104,030

ISBN 7—80008—018—8/I·18

定价2.40元

女
匪
绝
史









目 录

超绝匪星——一枝花	白 血(1)
新出马的女大神	扬 维 宇(111)
蝴蝶迷真传	白 血(149)
金丹女法师	方耕 吴迪(222)

超绝匪星

一枝花

白 血

寡 妇 坟

关东的秋是凉的。

早晨，惨白的太阳用刺眼的光束，烘照着眼下这片深山密林。

淡淡的雾气，弥弥漫漫。

山，显得更深；林，显得更密。

在这山的深处，林的密处，有一座孤零零的坟。

当地人都叫它寡妇坟。

据说，从前山外的小镇里有一个漂亮风流的寡妇，为了躲避是非，孤单单一个人来到这里，在林子中盖了一间小木屋。

她在这个小木屋里接待从几十里外来的男人们。这些男人都是她在原来的家里不敢接待的男人。

这个漂亮的寡妇跑到远离人家的山里来，就是为了做这些远离人家的事情。

她住了十多年。

没有人知道她和多少男人在这里度过了多少神秘而恐怖

的日日夜夜。

有一天，男人们发现她死了。

她打扮得漂漂亮亮地死了。在男人们抛离她之前，她抛离了他们。

后来，几个痴情赶来的男人在这儿修了一座坟，就是寡妇坟。

于是，当地人就管这里叫“寡妇坟”。人们这样叫，不是为了记住那个风流的寡妇，而是为了怕事。

寡妇死去以后，这里又如从前一样没人来了。

可是，就在不久前，这里又来了十多个寡妇和不想当寡妇的女人

领头的寡妇叫一枝花。

凡是见过一枝花的人都不反对她叫这个名字。她长得实在太漂亮了！

不过，那些想娶她的男人都没有能够做到他们都想做的事。因为这个一枝花实在太厉害了。

一匹雪里驹大白马，来去匆匆。

两棵大肚匣子枪，百发百中。

所以，没有人能靠到她的身边。

这些女人在寡妇坟盖起了十几间木屋，建成一处密营。结果，再没有人敢到寡妇坟来了。就连那些色胆包天的男人也不例外。

这时，太阳已升到了树梢。

忽然，林子外冲进一匹大黑马。急急忙忙直奔密营而来。

骑在马上，是一个二十多岁的汉子。他长得和他的马一样又黑又壮。方方的脸，高高的鼻梁，粗粗的眉毛，宽宽的肩，厚厚实实的胸。

他叫黑子，是一枝花手下的炮头。

黑子还没跳下马，木屋里便跑出一群女人和男人。

“黑子，带回什么了？”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手里端着饭碗，问道。

“好事！”黑子在马上大声地说，跳下马，把缰绳递给走过来的一个姑娘。

“什么好事？快讲讲！”端饭碗的女人说。

“甭急，我得去报告大掌柜去，回来再说给你们。”黑子说完，便要离去。

“哎，别走哇。我们大伙就等你回来呢！你就先讲两句嘛！”

出来的人七嘴八舌地说，拦住了黑子。

黑子一见走脱不去，大声地说：“中！先告诉你们：日本鬼子投降了！”

“日本鬼子投降了！”所有的人听了都惊讶地问了一句。

“看！”黑子一把扯开上衣，从怀里掏出几张报纸。“报纸上说的，还会有错？！”

在场的人赶紧抢过报纸，挤在一起看。

《新华日报》、《中央日报》、《民国日报》、《新民报》……

这些年来，这些人也没有读过这样多的报纸。因为他们识字不多，因为报纸上的事情与他们无关。

报纸还带着黑子身上的余温。他揣着这些报纸，整整跑了一个晚上。他跑了一个晚上的山路，就是为了送这些报纸！

黑子在一旁说：“别扯碎了！你们知道这些报纸多少片儿（钱）吗？值十几张飞虎子（钞票）呢。要不是我的力气大，

还抢不到手呢!”

其实，所有的人都看清楚了。这些报纸只有一条新闻：日本投降了！

“没错，这还画着画呢！”端饭碗的女人用筷子指着报纸说。

“二婶，我们这回可以回家了！”方才牵马的小姑娘一把搂住二婶的脖子，忽然放声大哭起来。

二婶急忙劝道：“二姐，别哭。我们总算熬出头了！这是老天爷有眼。”她自己没说完，泪也忍不住掉了下来。手一松，碗筷掉在地上。

旁边几个女人也忍不住扑到她身上，哭成一团。

几个男人看着，眼圈也红了。

黑子张着嘴巴，激动的不知如何是好，忽然，他象醒来的狮子一样，大声地吼叫起来：“快来呀！日本鬼子败了！日本鬼子败了！！日本鬼子败了！！！”

密营里的人，几乎都听到了黑子的喊声，都争抢着跑出来。

这时，黑子身后的木屋“砰”地一声被踹开了。一个女人提着马鞭站在门口。

所有的目光都一齐射向这个女人。

她穿着一身杜鹃红颜色的呢子衣服，腰间宽皮带上插着两支匣子。脚上蹬一双锃亮的长筒皮靴。乌黑的长发披散在她的肩上，在早晨的太阳下，闪着诱人的亮光。

她就是一枝花。

黑子看见一枝花出来，赶忙奔前几步，对一枝花道：“大当家的，日本鬼子败了！”

这时，二婶和几个女人也凑过来。二婶道：“大当家的，

我们这回该过好日子了！”她说，把报纸递给一枝花。

一枝花没有伸手去接，刷地挥动马鞭，把报纸打在地上。

二婶惊讶地呆在那里。黑子也惊呆了。所有的人都惊住了。

一枝花看着眼前这些激动得热泪盈眶的人们，没有一丝笑意。她的脸象此时的太阳一样，惨白而光亮，但却没有暖意。好象这个振奋人心的胜利，与她无关，好象这个胜利带来的欢悦没有她的一份。

“你们美什么！”一枝花厉声地喝问道。在场的人都不知道她为什么忽然发火，怔怔地看着她。

一枝花用鞭子指着一群哭成泪人的寡妇说：“你们的男人是怎么叫日本人打死的？还有你们——”

她鞭子一指，对男人们道：“你们的老婆，你们的姐姐、妹妹，是怎样给日本人糟踏的？！你们的房子是怎么叫日本人烧掉的？！”

提到这些，所有的人眼里都冒出怒火。

“可是，”一枝花瞪着漂亮的大眼睛说。“你们杀死了多少个日本兵？现在，日本人就要坐着火车回他妈的国了，你们还有脸在这哭，在这笑！”

这话象鞭子一样，抽在每个人的脸上。人们的脸，红一阵，白一阵。

有人忽然叫道：“大当家的说得对！我们不能便宜这帮小鬼子！”

日本人在这十四年里，给无数关东人带来了无数的灾难，在这十四年里，无数关东人遭受了无数的灾难。

女人们又哭了。

男人们的眼睛也湿润了。

“杀了他们！”又有人喊。

“大当家的，你发个令吧！”

这时，黑子连忙对一枝花说：“大当家的，现在政府不让打日本鬼子了。各地方都建起了维持会，不准打杀日本人。”

“屁！我一枝花想杀，谁也管不了！”一枝花用马鞭拍打着木板，大声地说。

所有的人都知道，一枝花不受任何人管。

伪满洲国政府。日本关东军。东北抗日联军。绿林中的大络子。他们都想管她，但最终谁也没有能管得了她。

现在，国民政府想不让一枝花杀日本人，同样也是不可能。

一枝花走前几步，踩着地上的报纸问黑子：“除了这些擦屁股用的，你还带回了什么？”

黑子道：“按大当家的吩咐，我……”

“我知道了。”一枝花打断黑子的话说道：“跟我到屋里说。”

说完，转身进了屋。黑子也紧跟着进去。

一进屋，一枝花就问道：

“我让你找的那个老头找到没有？”

一枝花要找的老头，姓杨，七年前，他被日本人抓去挖山洞。山洞挖成之后，他和所有挖洞的人一样倒在日本人的机枪下。但第二天早晨，只有他一个人活着逃出来，躲到没有人能找到的地方去了。

几天前，有人告诉一枝花，罗圈沟有一个杨老头，就是

那个逃出来的老头。所以，一枝花才派黑子带一个兄弟下山去探访。

黑子有些得意地说：“找到了。什么人还能从我黑子眼皮底下溜掉？……”

一枝花听黑子这样说，眼睛一亮，精神陡增十倍，立刻问道：“可是那个和鬼睡一宿的老头吗？”

“哪还会有错？！”

“你动他没有？”

“没有，我让花脸蹲在那，自个儿回来给你送信。”

“好！”一枝花满意地说。“你去传我的吩咐，让弟兄们到场子上站排子（集合）。”

天罡双枪队和达摩老祖

天黑下来时，一枝花带着她的女兵赶到了罗圈沟。

这些女人都能骑马打枪的寡妇。

这些寡妇组成一支赫赫有名的天罡双枪队。

在关东绿林里，只要提到一枝花，就不能不提她的天罡双枪队。

一枝花的天罡双枪队人数并不多，总共有三十六个人。这些女人都非一般的女流之辈。她们是一枝花亲自挑选、亲手培训出来的双枪将。

三十六个人，三十六匹马，三十六双匣子枪。正好合天罡之数。所以，叫天罡双枪队。

只要有重大的举动，一枝花总要带她的天罡双枪队。

尽管一枝花还不知道山洞里埋下的是什么东西，但她相信：山洞里埋的一定是很值钱的宝物。现在，她需要钱，需

要很多的钱。没有钱就没有一切。为了钱，她从来不惜花大本钱。

她从来不象别的女人那样，一点一点地攒家底，然后再一点一点地花销。而是象关东的男人那样拼命赚钱，玩命地花钱。

钱，是人挣的。所以必须经人的手花掉。这就是关东人的逻辑，也是一枝花的信条。

其实，她更象一个赌徒。在她看来，生活就是一场赌博。一会输了，一会赢了；今天输得多些，明天赢得多些。关键要看运气如何。

这一次，会是赢，还是输？

双枪队在村外的桦树林里扎下来（驻扎），等待花脸来碰头。

一阵凉风刮来，吹起一枝花的大氅。她提着马鞭，在林子里来回地踱着。炮头黑子站在她的后面。

花脸一直没有来。

一枝花从怀里掏出怀表，现在是八点十七分。她相信花脸会来的。不然，她怎么会把这样的任务交给他？

疑者不用，用者不疑。这也是一枝花的信条。

黑子走近前，说：“大当家的，我进去照料一下吧？花脸怕是给人家插了（杀了）。 ”

一枝花摇了摇头。在没有打仗之前，一枝花最不喜欢这种不吉祥的猜测和言语。她不满意地说：“尽讲丧气话！”

她的话还没有讲完，便听到一串马蹄响声。

马蹄声朝林子这边奔过来。

“是花脸。”黑子肯定地说。

一枝花点点头，望着林外说：“接接他。”

黑子赶紧把手指放在嘴上，打了声长哨。

立刻，对方也回了一声。

接着，一匹马冲进林子里来。花脸从马上跳下来。他三十六、七岁，小个子，却十分机灵。

一枝花和黑子急忙迎上前去。一枝花问道：

“出了什么事？”

“咱们的窝给人家撬了！”

“是谁？”一枝花瞪大眼睛。

“不认得。快天黑时我刚要到这里来接你们，不想进来十几个人，把杨老头码去了。”花脸喘着气，说完刚才的经过。

“奔哪去了？”一枝花问。

“奔沟里去了。我跟了他们一程，才折回来报信。”

一枝花听到这里，立刻大叫一声：“上马！”说着，一步蹿上马背，第一个冲出树林。

其余的人，呼叫一声紧紧跟在一枝花的马后，朝罗圈沟奔去。

绕过黑压压的村堡，向东跑五里路，便到了罗圈沟。

“就是这儿！”花脸在马上指着黑洞洞的谷口说。

一枝花勒住马头，借着半片残月，打量着眼前漆黑一团的罗圈沟。

冷月下，高高低低的山丘，长满密密麻麻的松树。登高一望，沟谷高深莫测。

此时，一枝花仿佛看到一个神奇的宝匣子。

她注视着，心里盘算打开宝匣子的办法。

“我们冲进去吧。他们八成不会在这里卡子。”黑子说。

他浑身是力量，所以总是用硬劲解决一切。一枝花并不